

□孙晓明 孙辰龙

泰安刊印最早刻本之一

蒲松龄写罢《聊斋志异》后，穷困潦倒，无力刊刻，仅以手抄本流传，其一流传于泰安，乾隆年间为泰安知府朱孝纯（字子颖）所得。纪昀《阅微草堂笔记序》言其子纪汝信“依朱子颖于泰安，见《聊斋志异》抄本，时是书尚未刻，又误堕其窠臼”，所言即为此本。其后朱孝纯曾将此本付镌，王培荀《乡园忆旧录》卷八云：“朱子颖运使，名孝纯，正红旗汉军。晚嵒先生门生也，以诗受知。守泰安时，初见吾淄蒲柳泉先生《聊斋志异》抄本，喜而刻之。偶为删润，有长篇缩为二三行者。先生见之，亦当心服。其余短章数篇，虽有小致，亦在所弃，不使败叶溷芳华也。自是坊间翻刻盛行，子颖之功于柳泉大矣。”此为《聊斋志异》最早刻本之一（稍前仅有青柯亭本），印于泰山脚下，堪为文苑美谈。可惜此本未能传世。

《聊斋志异》在流传中赢得众多泰安读者青睐，有史记载的有两位“铁粉”。其一为汪汝瀚。清赵锡程《邑庠生汪公汝瀚字海门配姬氏碑》云：“汪氏讳汝瀚，字海门……文多可传，作有《布南廿里山人集》若干卷，及《手批聊斋》等书。”汪汝瀚，汶阳汪家城官（今属肥城）人，庠生，曾就读于岱麓书院，深受泰安知县徐宗干重用，其《手批聊斋》为系统评点《聊斋志异》专著。

书中处处有泰山的影子

蒲松龄生活在明末清初，他“目击清初乱离时事，思欲假借狐鬼，纂成一书，以抒孤愤而谕识者”。《聊斋志异》中有关泰山的作品有26篇，约占全部篇目的百分之五，其中有不少反映社会现实或抒写时代风云的。

《小二》一篇反映了明末天启年间滕县爆发的白莲教徐鸿儒起义事件。故事中赵旺夫妇的女儿小二“绝慧美”，且“知书善解，凡纸兵豆马之术，一见辄精”，是徐的掌门弟子，主持军务。滕县秀才丁紫陌系小二的同窗好友，劝说小二与其隐身至泰山、莱芜一带。文中着重书写了白莲教法术的灵验，例如剪纸作判官、假泰山帝君之名取信于富绅千金、作纸鸢驱蝗、设坛祈雨等，这些神秘“法术”屡验不爽，官府和豪绅无可奈何，成为小二得心应手的斗争手段。

《鬼隶》《韩方》则是借东岳冥府之名，控诉明末清兵在济南屠城的暴行。

还有一些作品关注民生、吏治，针砭社会现实。《一员官》《鸮鸟》《潞令》三篇都是写泰安的官员，皆实有其人。《一员官》中写到泰安知州张公，性格倔强刚直，人称“概子”。凡达官贵人来登山，役夫车马山轿之类征用繁多，泰安民众不胜其苦。张公上任，一切皆予罢免。如索要财物，张坦然相对：“我即一羊也、一豕也，请杀之以犒验从。”夫人与儿子从京城来探望，夫妻十二年未见，相见甚欢，当夫人看到张公素无积蓄，“尘甑犹昔”，不禁问道：“何老悖不念子孙耶？”张公立即暴怒，欲施以杖刑，结果是由儿子代受。张公夫人气得即刻携子返京，临走发狠道：“渠即死于是，吾亦不复业矣！”次年张公果卒于任上。

小说中写的这位张公确有其人，即张迎芳。据《泰安县志·宦绩表》载，张迎芳为山西人，进士出身，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任泰安知府。志载他“事必亲躬，不假手胥役。偶有误，即自批其颊”。康熙东巡登泰山，张迎芳也只是扫除官室，清理街道，“丝毫不以扰民”。他死后，“室无长物，惟图籍数筒”。

《潞令》则记述了一则酷吏故事。东平人宋国英任山西长治路城县令，“贪暴仁，



蒲松龄的泰山缘

被郭沫若誉为“写鬼写妖高人一等，刺贪刺虐入木三分”的蒲松龄，几乎穷尽一生心力，完成了《聊斋志异》的创作。此书为志怪传奇类小说，凡四百九十余篇，绝大多数是花妖、狐魅、鬼怪故事以及奇人异事，堪称一部“狐鬼史”。它的最早刻本之一诞生于泰山脚下，且其篇章多有和东岳泰山相联系者，而蒲松龄除此之外，还曾写下许多赞颂泰山的诗、文、赋，与泰山结下不解之缘。



催科尤酷，毙杖下者，狼藉于庭”。山东老乡见其专横而加以讥讽，宋不以为耻，反而得意洋洋地说：“官虽小，莅任百日，诛五十八人矣。”这样的贪横暴虐之徒，不久即暴卒。蒲松龄认为这是应得的报应，“幸阴曹兼摄阳政”。

《席方平》是《聊斋志异》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。席方平为父申冤，至冥府告状。一向被认为铁面无私、执法如山的冥府，被席方平的仇人用金钱买通。席方平凭理告状，却被施以鞭笞、炮烙、锯解等刑罚，深感“阴曹之味暗尤甚于阳间”，但“大冤未伸，寸心不死”。他历尽磨难，威武不屈，冥王问他敢否再讼，他坚定地回答：“必讼！”连小鬼也

感叹：“壮哉此汉！”最后只好请出东岳大帝殿下的九王——灌口二郎神进行审判，冤案得到平反，判处凶手死刑，立即“押赴东岳施行”。这实际是对现实中整个封建统治机构的挞伐批判，直叫人淋漓畅快、吐气扬眉。同时，蒲松龄也高度赞扬了席方平不畏强暴、百折不挠的精神。

另外还有一些狐鬼变幻、寄情泰山的作品。蒲松龄本擅以狐鬼故事讽喻时弊，一入此题，游刃有余。《鬼妻》是人鬼相恋的故事，描写了一段生死以继的爱情。泰安人聂鹏云与妻子感情甚笃，妻病卒，聂悲思不已。妻以此情告之冥府，得许与聂幽会。后聂续娶，妻无法接受，怒

其不义，闹洞房，掠新娘。后请人以桃木楔其墓，鬼妻之怪始绝。

《胡四姐》《长亭》《云翠仙》三篇是人狐相恋的故事。《胡四姐》写泰山人尚生与胡三姐、胡四姐姊妹的交往，尤其是与胡四姐的爱情。胡氏姐妹虽为异类，却美艳绝伦，心地善良，性情柔顺，尚生与之一见钟情，“倾吐平生，无复隐讳”。四姐以符咒阻止了三姐伤害尚生的意图，又驱逐了引诱尚生的野狐。尚生在四姐被术士收服时助其出逃，患难之中，感情益深。后来四姐炼成大丹，名列仙籍，并度尚生为鬼仙。

与这种美满的大团圆结局相比，《长亭》中的有情人屡遭间隔，好事多磨。泰山人石太璞拜王赤诚为师，学驱鬼之术。有狐翁之女红亭为鬼所祟，请石厌禳。鬼与石串通，以欲擒故纵之法，迫使狐翁以红亭之姊长亭嫁石。驱鬼之后，狐翁反悔欲杀婿，石得到长亭报信得以逃脱。狐媪闻知，送长亭与婿团聚，一年后生一子。长亭思母归家，为父阻隔，一去三年。石父病卒，长亭孝服奔至，打理家务，办理殡葬，事毕复归。数年后，狐翁为石师所困，长亭母女前来求救，石前往救出。直到此时，一对恩爱夫妻才得团圆厮守，而翁婿之间终不往来。

《云翠仙》写小商贩梁有才泰山进香，遇到美貌少女云翠仙，假意殷勤，“以诚朴自表”，博得云母好感，招为婿。婚后梁有才“惟日引里无赖朋饮竟赌，渐盗女郎簪珥佐博”，翠仙屡劝不听，后来梁竟想卖妻为妓。翠仙欲擒故纵、引蛇出洞，一番智斗后，如层层剥笋，使梁有才的丑恶嘴脸、龌龊灵魂暴露无遗。梁有才最后落得个沿街乞讨、毙于狱中的下场。

《棋鬼》一篇别有意趣，说一书生嗜棋成癖，以致家产荡尽，父亲被气死，书生被阎罗王罚入饿鬼地狱。后来东岳庙五凤楼落成，东岳大帝征文士作碑记，书生在应征路上棋瘾复发，于泰山盘道侧身游客间对弈，却屡屡告负，因此耽误了应征期限，结果又遭东岳大帝问罪，“仍付狱吏，永无生期”。

另外还有一些宣扬因果报应、警醒世道人心的作品，如《布客》《刘全》等，内容或多或少皆与泰山有关。

蒲松龄钟情泰山有佳作

或许由于地缘接近，或许是由于泰山的感召力，蒲松龄曾多次登临泰山。除小说外，他还创作了一批赞颂泰山的诗、文、赋等作品。

有史料记载的，蒲松龄分别于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、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）两次登临泰山。第一次登岱，他年仅三十四岁，正是志冲云霄之时，因而泰山景致在他眼中是那么清奇瑰丽，因此写下《登岱行》：“兜舆迢迢入翠微，往为白云荡胸飞。白云直上接天界，山巅又出白云外。黄河泡影摇天门，千峰万峰列儿孙……”

另一首《齐鲁青未了·抚台观风》则写在岱顶观鲁台极目远望，追思史迹的胸怀：“巨镇昭晓覆二东，天门万丈接苍穹。楼台近日青兰出，峦壑当春紫翠同……”第二次登岱，蒲松龄已是六十七岁的老翁，正是久困场屋、“斗酒难消块垒愁”之际，有《登玉皇阁》诗：“高峰列坐一徘徊，恨少涤襟酒一杯。青嶂不穷弥望尽，白云无数荡胸来……鬓发鬚鬚狂似昔，蹑衣直上最高台。”

泰山古松被历代文人墨客所吟诵。人生跌宕的蒲松龄创作《秦松赋》，歌唱历经风霜而又清标独耸的古松之高洁，实则隐喻自身：“迨夫南雁去，朔风威，坚冰合，冷霰霏，锦残芳歇，蕙折兰摧……尔乃清标独耸。大盖孤垂，意挺挺而自若，似无喜而无悲。”最后梦见秦松化为一伟男子前来相告：“秦虽以我为大夫，我固未尝为秦大夫也。”通篇洋溢着一股浩然正气，这也正是他自己人格精神的生动写照。